

生态系统理论对高校协同育人机制的启示

魏香钰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所,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摘要

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要求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 破解高校育人主体分散、资源割裂、过程脱节的现实困境。生态系统理论为解析高校协同育人的多层嵌套结构、要素互动关系与动态运行规律提供契合性理论框架, 对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以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模型为分析工具, 阐释二者内在逻辑契合, 探析当前协同育人生态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可通过理顺多元主体权责关系、打通校内外资源流通壁垒、强化育人全过程融合衔接, 实现协同育人生态系优化。

关键词

生态系统理论, 高校协同育人, 立德树人, 育人机制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Ecosystem Theory on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iangyu Wei

Institut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April 22, 2026; accepted: May 20, 2026; published: May 27, 2026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require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ree-wide education” and solving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scattered education subjects, separated resources and disjointed proces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cosystem theory provides a fi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multi-layer nested structure, element interaction and

dynamic operation law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aking the Bronfenbrenner ecosystem model as an analytical tool,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two,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cology,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cosystem can be realized by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ultiple subjects, opening up the barriers to the circulation of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and connec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Keywords

Ecosystem Theo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ide Tree People, Education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程中,深化“三全育人”(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综合改革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命题。该理念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育人框架,强调育人主体的全覆盖、育人时段的全贯通与育人空间的全方位拓展。而高校协同育人作为打通育人堵点、破解碎片化育人困境的关键举措,其机制完善程度也直接决定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近年来,学界围绕高校协同育人的内涵界定、模式构建与实践路径展开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谱系,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环节或局部主体的优化,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多元主体互动逻辑、资源循环机制与系统动态调适规律的阐释仍显不足。生态系统理论以其整体性、关联性与动态性的核心特质,为解析高校协同育人的复杂系统结构与运行规律提供了契合的理论透镜。基于此,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切入,系统阐释高校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契合性,剖析当前存在的生态失衡表征,进而提出系统重构的优化路径,可为完善高校协同育人机制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生态系统理论与高校协同育人的内在契合

高校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需要坚实的理论根基。生态系统理论作为发展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框架,以其对个体与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的深刻揭示,为理解和优化高校协同育人机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本节从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内涵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出发,辨识高校协同育人所具有的生态系统本质属性,进而阐释二者在方法论层面深层的逻辑契合关系。

2.1. 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内涵与教育场域延伸

生态系统理论不仅是一种关于个体发展的心理学理论,其核心思想经由教育研究者的创造性转化,已经延展为分析教育组织系统运行的重要理论工具。理解该理论从个体发展到组织系统的迁移过程,是运用生态学视角审视高校协同育人机制的前提。

2.1.1. 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模型的理论要义

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于1979年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心理学研究个体与环境关系的传统范式[1]。该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于:

人类发展并非孤立发生于个体内部的过程，而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系统之间持续的产物。布朗芬布伦纳将个体所处的环境划分为五个相互嵌套的层次系统：微观系统(Microsystem)指个体直接参与并与之产生互动的即时环境，如家庭、学校、同伴群体；中间系统(Mesosystem)描述各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外部系统(Exosystem)涵盖个体未直接参与但对其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的社会结构；宏观系统(Macrosystem)指特定文化或亚文化中的价值观、信念和社会规范；时间系统(Chronosystem)则关注时间维度上环境系统的变化及其对发展的累积效应[2]。

这一理论模型的创新性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研究中“环境作为背景”的静态认知，将环境视为与个体相互塑造、共同演化的动态系统[3]。在布朗芬布伦纳的视域中，发展是个体特征与多层级环境系统之间“近端过程”(Proximal Processes)的产物，强调互动质量、频率和持续性对发展结果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高校育人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分析途径——学生的成长并非仅由课堂教学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多元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在这一理论模型中，布朗芬布伦纳尤为强调“近端过程”的核心驱动作用。近端过程指个体与其环境中的人、物、符号持续且有规律的互动形式，是其实现有效发展的“引擎”。具体到高校育人，近端过程体现为学生在课堂研讨中与教师的深度对话、在科研项目中与同伴的协作探索、在实习实践中与导师的指导互动等。这些互动不是简单的环境刺激，而是学生得以内化知识、建构意义、发展能力的关键机制，其质量、频率和持续性，直接决定了育人生态系统的实际效能。

2.1.2. 从个体发展视角到组织系统视角的理论迁移

生态系统理论最初应用于儿童发展研究，但其核心逻辑——系统层次性、要素互动性和整体关联性——具有向组织分析领域迁移的理论潜能。在高等教育研究语境下，生态系统理论经历了从“个体发展分析”到“组织系统分析”的范式转换：研究对象从学生个体转向高校育人系统，分析单元从“个体-环境互动”转向“要素-系统-环境”的复杂关系[4]。

这一理论迁移的内在逻辑在于：高校育人活动本身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各育人主体、育人载体和育人资源形成相互依存的功能网络[5]。正如个体发展需要多元环境系统的协同支持，高校育人目标的实现同样依赖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有机配合与系统之间的有效衔接。这种理论视角的转换，使得生态系统理论从解释“个体如何发展”的心理学工具，拓展为分析“组织如何有效运行”的管理学框架。

2.1.3. 高校育人工作引入生态学思维的适切性分析

将生态学思维引入高校育人工作具有充分的理论适切性。从本体论层面看，高校育人系统具备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结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互动关系、系统与环境的持续物质能量交换[6]。高校内部的教学部门、管理部门、服务部门与外部的家庭、企业、社会机构形成多层次的互动网络，这与生态系统理论所描述的嵌套结构高度契合。

从认识论层面看，生态学思维强调整体性、关联性和动态性，这与高校育人工作的内在要求相一致。传统的“孤岛式”育人模式将教学、管理、服务割裂开来，忽视了育人活动的系统性特征。生态学思维则要求将高校育人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关注各子系统之间的衔接与协同，强调在动态变化中维持系统的平衡与发展。在《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7]，这一政策导向与生态系统理论的整体性思维具有内在一致性。

2.2. 高校协同育人的生态系统本质属性辨识

将生态系统理论运用于高校协同育人研究，需要首先辨明高校协同育人本身所具有的生态系统本质属性。高校协同育人不是多元主体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育人主体、持续流动的资源信息、整体关联的育人环境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辨识这些本质属性，是运用生态学视角分析和优化协同育人

机制的理论基础。

2.2.1. 育人参与主体的多元构成与相互依存关系

高校协同育人系统由多元主体构成，形成类似生态群落的结构特征。从系统内部看，专业教师承担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核心职能，辅导员负责学生价值观引导与日常发展指导，行政人员提供制度保障与资源调配，后勤服务人员创造物质环境与条件支撑[8]。这些主体如同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物种，各自占据特定的“生态位”，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从系统外部看，家庭作为学生成长的原生环境，其教育理念与方式深刻影响育人效果；企业作为人才需求方，参与人才培养规格制定与实践环节指导；社会机构提供实习实践平台与文化浸润环境；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配置影响育人方向。这些外部主体与高校内部系统形成复杂的互动网络，构成协同育人的外部生态系统。

2.2.2. 育人过程的资源流动与信息交换特征

生态系统的生命力源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持续流动，高校协同育人系统同样依赖资源的有效流通。在育人过程中，知识资源从教师向学生传播，管理资源从行政部门向教学一线配置，文化资源从校园环境向学生个体传递。这种资源流动呈现多向交互特征：学生并非被动的资源接受者，其反馈信息反向影响教师的教学调整；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信息引导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家长的期望与诉求推动育人方式的改进。

信息交换是协同育人系统运行的神经中枢。各育人主体之间需要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实现育人目标、内容、方法的协调一致。“建立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9]的最新政策要求正是对信息交换机制重要性的回应。从生态系统视角看，信息流通的顺畅程度直接决定了协同育人系统的运行效率——信息阻滞将导致各主体行动失调，信息失真将引育人方向偏离。

2.2.3. 育人环境的整体关联与动态变化规律

高校协同育人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实体，而是一个与环境持续互动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物质环境(校园设施、教学设备)、制度环境(规章制度、运行机制)、文化环境(校风学风、价值观念)相互影响、相互塑造[10]。物质环境为育人活动提供基础条件，制度环境规范育人主体的行为边界，文化环境则深层影响育人的价值导向。这三个层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有机的整体——物质环境的建设体现文化理念，制度环境的运行依托物质条件，文化环境的培育需要制度保障。

育人环境同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技术变革改变教育教学方式，学生群体特征随时代演进[11]。这些变化要求协同育人系统具备动态调适能力，在保持核心育人目标稳定的同时，灵活调整具体的育人策略与方法。生态系统理论强调“时间系统”对发展的累积效应，这启示我们：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短期突击难以形成稳定的育人成效。

2.3. 生态系统理论与协同育人在方法论层面的逻辑契合

生态系统理论与高校协同育人不仅在理论属性和本质特征上高度契合，更在方法论层面存在深层的逻辑同构。系统思维的整体观、育人理念的一致性以及运行机制的相似性，共同构成了二者得以贯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2.3.1. 系统思维的共通性：从局部优化走向整体统筹

生态系统理论与高校协同育人共享同一种系统思维方式——整体统筹。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方法论是将个体发展置于多元环境系统的整体关联中加以理解，而非将影响因素孤立地、机械地逐一分析。高

校协同育人同样遵循这一思维逻辑，强调打破部门分割、主体割裂、环节脱节的碎片化状态，将育人工作视为一个需要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多个环节有机衔接的整体性工程。高校也是一个微观的育人生态系统，但协同育人的生态圈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需要凝聚、协调各方力量主动构建[12]。无论是生态系统理论所揭示的“个体-环境”的嵌套关系，还是协同育人机制所追求的“多元主体-整体联动”的运行格局，其背后的方法论根基都是系统论的整体性思维——从孤立的、线性的、还原论的分析模式，走向关联的、非线性的、整体论的综合视角。这种思维方式的共通性，使生态系统理论能够为高校协同育人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指导。

2.3.2. 育人理念的一致性：个体成长与环境支持的双向互动

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育人理念强调个体发展与环境支持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个体不是被动接受环境塑造的客体，而是主动与环境进行交互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发展的主体；环境也不是单向作用于个体的外部条件，而是为个体发展提供资源、机会和挑战的生态系统。这一理念与高校协同育人所追求的“以人为本”“多元协同育人”具有高度一致性。协同育人的根本指向是为学生的全面成长构建一个连续、一致、丰富的支持性环境，使学生在课内与课外、学校与社会、知识学习与人格养成的整体性环境中获得充分发展。生态系统理论与高校协同育人机制在系统性与整体性、动态性与平衡性、协同性与互补性等方面具有内在的关联[13]。无论是生态系统理论所强调的个体能动性与环境支持性的辩证统一，还是协同育人机制所追求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实践导向，都体现了对“个体成长与环境支持双向互动”这一核心理念的认同与践行。

2.3.3 .运行机制的相似性：要素协同与动态平衡的内在要求

生态系统理论与高校协同育人机制在运行逻辑上同样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任何一个生态系统要维持健康运转，都必须满足要素之间的协同配合与系统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微观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调、中间系统对微观系统之间联结的强化、外层系统与宏观系统对基础层级提供的制度性支撑，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有效运行的机制链条[14]。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只有当校内的教学、管理、服务等部门实现有效协同，学校与家庭、企业、政府等校外主体形成制度化的联动关系，协同育人机制才能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从碎片走向系统。在教育生态学的视角下，协同育人的本质正是多元育人要素在特定制度环境中形成有序互动、实现功能互补的动态平衡过程。这种运行机制的相似性表明，生态系统理论不仅可以为理解协同育人提供认知框架，还可以为优化协同育人机制提供原理性的参照——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需要何种结构条件和过程机制，协同育人的有效实施便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系统设计与持续改进。

2.4. 核心概念的操作化界定与分析框架

本文将“育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操作化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第一个分析维度是结构秩序化，其操作化内涵是指协同育人生态系统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权责关系与互动规则呈现出清晰、稳定且可预期的状态。该维度可进一步细化为三项可观测指标：其一，角色分工的清晰度，即各育人主体(校内教学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后勤保障部门，以及校外家庭、企业、社会机构等)的职责边界是否有明确的界定，是否存在职责重叠或责任真空；其二，制度保障的完备性，即协同育人相关制度在纵向层级(校级、院级、系级)与横向覆盖(教学、管理、服务、实践等育人环节)上的分布密度与执行效力，可通过制度文本分析、部门访谈与制度执行率统计加以测量；其三，网络联结的密度，即育人主体之间正式沟通渠道(如联席会议、信息共享平台、联合工作组)的数量、活跃程度与跨部门协作项目的频次，反映系统内部结构化的互动关系强度。结构秩序化是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条件，若角色模糊、制度缺位、联结稀疏，

则系统难以形成稳定的协同秩序。

第二个分析维度是循环畅通化，其操作化内涵是指信息、资源与能量在协同育人生态系统内部及系统与环境之间能够持续、高效、双向地流动与转化，形成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反馈回路。该维度同样细化为三项可观测指标：其一，信息流通的效率，即跨部门、跨组织信息请求的响应时间、数据共享平台的覆盖范围与数据更新频率，以及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保真度与完整度；其二，资源转化的比率，即外部资源(如企业资金投入、实践教学设备、行业课程模块)转化为教学要素并实际融入人才培养过程的比例，以及内部资源(如科研成果、校友经验)向教学内容的转化效率，反映系统将潜在资源转化为育人效能的能力；其三，反馈回路的完整性，即是否存在从学生发展结果(如学业表现、能力达成度、就业质量)反向调整育人策略(如课程修订、教学方法改进、协同机制优化)的闭环机制，以及该机制的运行周期与响应灵敏度。循环畅通化是生态系统健康的动力机制，若信息阻滞、资源闲置、反馈断裂，则系统难以维持动态平衡。

第三个分析维度是功能整合化，其操作化内涵是指协同育人生态系统的各项育人活动在目标、内容与过程上呈现出有机衔接、相互增益的整体效应，而非相互割裂、彼此抵消的碎片化状态。该维度细化为三项可观测指标：其一，过程衔接的紧密度，即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在内容设计上的呼应程度、时间安排上的协调程度以及考核评价上的贯通程度；其二，目标融合的一致度，即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三类育人目标在课程大纲、教学设计与评价标准中的整合程度，而非相互游离或此消彼长；其三，需求匹配的契合度，即毕业生能力结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综合素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岗位胜任力、行业发展趋势、社会期待)之间的吻合程度。功能整合化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价值旨归，若过程脱节、目标离散、供需错位，则系统难以实现预期的育人效能。

上述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从结构到过程、从条件到结果的完整分析框架。三者层层递进、相互制约：结构秩序化是循环畅通化的前提，循环畅通化是功能整合化的保障，功能整合化又反向检验结构与循环的有效性。

3. 现实审视：高校协同育人的生态系统失衡表征

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审视当前高校协同育人的实践状况，不难发现，尽管多元协同育人相关理念已得到广泛认同，协同育人的制度框架也已初步建立，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高校协同育人系统仍面临着生态结构、生态循环与生态功能三个维度的失衡与阻滞。这些失衡表征不仅制约着协同育人机制的有效运行，也从反面印证了引入生态系统视角进行系统性优化的现实紧迫性。

3.1. 结构秩序化不足：多元主体责任边界模糊

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结构秩序化是育人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维度，其核心指标包括角色分工的清晰度、制度保障的完备性与网络联结的密度。当前高校协同育人实践在这一维度呈现出失衡状态，集中表现为多元主体之间权责边界的模糊与错位。

3.1.1. 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职责划分不清

从“角色分工清晰度”指标观测，当前家校社三方主体的职责边界缺乏明确界定，三方主体职责边界较为模糊。从理论层面看，学校、家庭、社会在育人过程中承担着不同功能：学校是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主阵地，家庭是品德养成与情感培育的根基，社会是实践锻炼与能力拓展的场域^[15]。然而，在实践运行中，三方的职责边界缺乏明确界定，导致育人责任分散或重叠，角色分工清晰度的显著偏低。

具体而言，家庭教育的功能存在明显弱化倾向。部分家长将教育责任完全让渡给学校，出现了“学校包办、家庭缺位”的格局；而另一部分家长则过度干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造成家校之间的权责冲突

[16]。社会力量的参与同样呈现无序状态，企业、社区、公益组织等社会主体在协同育人中的角色定位模糊，参与渠道不畅，导致社会教育资源难以有效整合。

3.1.2. 校内各部门之间协同机制尚未理顺

从“制度保障完备性”角度观测，高校内部协同育人制度多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跨部门协作的正式渠道与活跃项目均有不足。从组织架构看，高校内部的教学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后勤保障部门、群团组织等本应形成育人合力，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各自为政、条块分割[17]。教学部门专注于知识传授，学工部门侧重于日常管理，后勤部门局限于服务保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难以形成多元协同育人的工作格局。这种部门分割的深层原因在于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科层化特征。传统科层制强调专业分工与层级节制，虽然提高了管理效率，但也造成了部门之间的壁垒与隔阂[18]，直接削弱了网络联结密度。育人工作涉及多个部门的职能交叉，却缺乏超越部门利益的整体协调机构，导致协同育人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难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行动方案，制度保障完备性明显不足。

具体到高校育人实践的案例来看，西安交通大学推行的“书院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打破部门壁垒的新思路。该校将学生社区建设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书院不再仅是生活空间，而是成为与学院平行的育人实体。通过为每个书院配备常任导师、通识导师等多元育人主体，将原本分散于学工、教务、后勤等部门的职能整合于社区一线。这一模式在微观系统层面重塑了“教师-学生-环境”的近端互动关系，使不同序列的教师在社区场域内围绕学生发展形成协同力，清晰了各自的育人权责，能够有效弥合传统管理中教学与育人的结构性裂痕。

3.1.3. 科层治理惯性导致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高校协同育人系统的结构失衡还表现为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性不足。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形成了科层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清晰的层级节制、专业化分工与正式化规则。这一治理模式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产生“目标置换”效应，即，组织成员过度关注遵守规则而非实现育人目标。在协同育人领域，科层治理惯性表现为：社会力量参与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和机制，企业、行业组织、社会机构等外部主体难以实质性介入育人过程。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践困境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尽管国家政策层面大力倡导产教融合，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持续性不强[19]。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参与育人的成本收益不成比例，缺乏有效的激励补偿机制；另一方面是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组织文化差异，沟通成本较高、合作效率偏低。在产教融合实践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合作动力不足”“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

3.2. 循环畅通化受阻：信息资源壁垒尚未打破

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依赖于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系统内部的有序流动。在高校协同育人领域，信息资源的流动与共享是系统运转的“血脉”。然而，当前高校协同育人系统在生态循环层面存在显著的阻滞现象，信息孤岛与资源壁垒成为制约系统功能发挥的关键瓶颈。

3.2.1. 校内部门间数据分散与信息孤岛问题

从“信息流通效率”角度来看，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分散与信息孤岛现象，是协同育人生态循环阻滞的首要表征。教务系统的课程与成绩数据、学工系统的日常管理与奖惩数据、团委的第二课堂与社团活动数据、后勤系统的住宿与生活数据、就业部门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数据等，往往分别存储于不同的信息系统中，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数据接口与共享机制。有学者指出，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中存在“数据孤岛”等问题[20]。在职业院校治理领域，研究者同样发现存在由“信息孤岛”转向“数据孤岛”的现实困境，亟需从协同、整合逻辑出发寻求突破[21]。这种数据的割裂状态使高校难以形成对学生发展

的全景式认知，各部门的育人决策往往建立在局部信息而非完整信息的基础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协同模式中“主体同质性、利益输出单向性”的问题，也与数据生态的封闭性密切相关，阻碍了帮扶主体的持续参与意愿。因此，信息孤岛问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数据壁垒，更折射出高校内部育人主体之间缺乏深度互动的组织惯性。

3.2.2. 校内外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与反馈滞后

从“反馈回路完整性”的角度来看，校内外育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与反馈机制缺失，是生态循环阻滞的另一重要表现。在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家庭等外部主体的协同过程中，信息的及时传递与有效反馈是保障协同成效的关键。然而，在当前的协同育人实践中，校内外信息沟通往往依赖于临时性、非制度化的方式，缺乏常态化的信息交换机制[22]。在产教融合各主体行为策略的动态交互中，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是制约协同效率的关键因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会主义合作困境”已成为制约产教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障碍[23]。这种信息不对称既表现为高校难以准确获取产业需求的变化信息，也表现为企业难以深入了解高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与质量，还表现为家庭对学生成长状态的了解与学校对学生家庭背景的了解之间的双向不充分。信息沟通渠道的不畅导致育人系统缺乏有效的反馈调节机制，系统各要素之间难以形成协同演化的良性循环。

3.2.3. 跨系统合作的制度性障碍与成本过高

在更宏观的层面，跨系统合作的制度性障碍与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构成了生态循环阻滞的深层原因。高校协同育人涉及教育系统、产业系统、行政系统、社会系统等多重制度场域的交叉，不同系统之间在运行逻辑、评价标准、激励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转化为跨系统合作的制度性障碍。在高等教育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和职普融通的实践中往往面临着“制度性、资源性、主体性上的三重路径依赖”，联动融通中“通而不畅”“合而不深”“融而不创”等梗阻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24]。此外，产教融合仍然存在“复杂且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引起的合作活力下降”“制度设计失调导致的合作效能低下”等制度困境。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居高不下，使得跨系统协同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进行沟通协调，而协同所产生的育人收益却难以及时体现为各参与主体的直接利益。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各主体基于“收益-成本”权衡形成的行为策略，往往导致协同关系的松散化和短期化。制度障碍与高昂交易成本的双重制约，使育人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资源流和能量流难以形成持续畅通的循环网络。

3.3. 功能整合弱化：育人过程呈现碎片化倾向

生态系统的功能发挥是其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高校协同育人系统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多元主体的有机协作，为学生提供连续、完整、丰富的成长支持。然而，当前的协同育人实践在功能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育人过程的碎片化倾向制约着系统整体育人效能的实现。

3.3.1. 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互脱节

从“过程衔接紧密度”指标观测，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之间缺乏有机统一，是功能整合弱化的首要表现。课程教学由教务处统筹，课外活动由团委或学工部门组织，两者在内容设计、时间安排、考核评价等方面缺乏协调，过程衔接的紧密度显著不足，学生难以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和实践中理论反思的提升。这种脱节现象的制度根源在于高校内部的教学管理体制。教学部门与实践部门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课程教学由教务处统筹，课外活动由团委或学工部门组织，两者在内容设计、时间安排、考核评价等方面缺乏协调。教师专注于课堂教学，辅导员负责组织活动，两者之间的协同配合不够紧密。

3.3.2.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未能有机融合

从“目标融合一致度”指标观测，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分离是育人功能弱化的另一重要表征。高校育人工作既要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知识素养，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二者不可偏废。然而，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将教学任务窄化为知识传递，忽视课程的价值引领功能；部分专职学生事务工作者则侧重于理论宣讲，与学生专业学习和生活实际脱节。

课程思政改革的推进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25]。然而，课程思政的深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存在偏差，将其简单理解为“课程 + 思政”的机械拼接；部分课程的内容设计与价值引领缺乏内在关联，存在“硬融入”、“贴标签”现象。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真正融合，需要教师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实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这对教师的育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3.3.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落差

从“需求匹配契合度”指标观测，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是功能整合化弱化的集中体现。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输出的人才质量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然而，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一方面，部分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人才培养供过于求；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人才短缺，人才供给无法满足需求。

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从培养目标看，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清晰，对行业发展趋势和岗位能力需求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培养规格与社会期待存在偏差。从课程体系看，部分专业的课程设置更新滞后于产业发展，教学内容与前沿技术脱节，学生所学难以直接应用于实际工作。从培养模式看，传统的课堂教学主导模式难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与用人单位的期望存在差距。

4. 系统重构：高校协同育人生态系统的优化路径

破解高校协同育人的生态系统失衡困境，需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视角出发，在结构重塑、循环疏通和功能强化三个维度上进行系统性重构。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原理，高校协同育人生态系统的优化应当遵循以下基本逻辑：以理顺多元主体关系为前提条件，明确各生态主体的权责边界与互动规则；以打通资源壁垒为基础支撑，构建信息畅通、资源共享的生态循环网络；以强化过程融合为核心目标，打造贯通衔接、功能完整的育人生态链条。三个维度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从结构到功能、从条件到目标的完整优化框架。

4.1. 理顺主体关系：构建权责清晰的协同育人格局

高校协同育人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首先依赖于各主体之间权责关系的清晰界定和有效协调。只有明确不同主体在育人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责边界，才能避免出现责任真空和重复管理现象，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协同发力的良好局面。

4.1.1. 明确高校内部各部门的协同职责与协作流程

高校内部各部门是协同育人的核心执行主体，其职责划分和协作效率直接决定了协同育人的整体成效。高校应建立顶层统一领导、中层齐抓共管、末端各部门分工负责、全员参与的内部协同育人体系。

高校管理层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协同育人工作纳入学校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定期研究解决协同育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教务处作为教学管理的核心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第一课堂教学

改革,推动课程体系优化和教学方法创新,将协同育人要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学生工作部、团委等负责组织实施第二课堂活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推动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引导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各二级学院作为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单位,应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制定本学院协同育人实施方案,组织落实各项协同育人任务。

为确保各部门之间的有效协作,高校应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明确协作流程和工作规范。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牵头的协同育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校协同育人工作。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沟通工作进展,协调解决跨部门协作中遇到的问题。制定协同育人工作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例如,浙江大学作为全国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构建了“上级统一领导、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内部协同体系,大力推行“书院制”改革,实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建立“导师-辅导员-班主任”协同育人机制,明确三者在学生培养中的职责分工,形成了全员参与的育人格局。

4.1.2. 厘清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功能定位与互补关系

政府、学校、社会、家庭是高校协同育人生态系统的四大核心主体,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只有准确把握各主体的功能定位,才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共进的育人合力。

政府在协同育人中发挥着统筹协调、政策引导和条件保障的重要作用。教育部门负责指导高校切实发挥好协同育人主导作用,强化与家庭、社会的密切沟通协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协同育人相关工作。学校是协同育人的主导力量,应充分发挥专业和教育资源优势,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用好社会育人资源,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和资源目录清单。社会是协同育人的重要支撑,要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各类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高校人才培养,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平台、就业机会和科研项目支持。此外,应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着力打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清朗社会文化及良好网络生态。家庭是协同育人的基础,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注重家庭建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家校互动活动,主动配合学校做好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校企共建产业学院”模式,实现了资源的深度整合。学校与华为、腾讯等企业共建13个特色产业学院,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教学,建立了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机制,企业工程师常驻学校授课,学校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有效解决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

4.1.3.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

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是保障多元主体有效协同的关键。只有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有效的协调机制,才能及时解决协同育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各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顺畅有序。

一是,可建立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方联动的协同育人联席会议制度。由政府牵头,定期召开由教育部门、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和家长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通报协同育人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协同育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协同育人工作计划和政策措施。二是,可建立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的常态化沟通机制。高校应与合作企业、科研院所建立定期互访制度,及时了解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资源,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立校企、校所合作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发布合作需求、合作项目和合作成果,促进供需精准对接。三是,可建立家校常态化沟通机制。学校要建立健全家长学校和家长委员会制度,落实家长会、学校开放日、家长接待日等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建立网上家长学校,积极开发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资源,为家长提供便捷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4.2. 打通资源壁垒：搭建开放共享的协同育人平台

资源是高校协同育人生态系统运行的物质基础。当前高校协同育人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源分散、壁垒森严，各类资源难以实现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因此，需要打破资源壁垒，搭建开放共享的协同育人平台，促进各类资源在系统内部的自由流动和高效利用。

4.2.1. 推进校内信息资源的整合与一体化管理

校内信息资源的整合与一体化管理是实现校内协同育人的基础。高校应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实现教学、科研、学生管理、人事、财务等各类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

具体到实践层面，一方面，可以建设统一的校园数据中心，整合各部门的业务数据，建立标准化的数据规范和数据接口，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统一管理和共享使用。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统一的协同育人管理信息系统，将协同育人的各项工作纳入系统管理。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各部门可以实时了解协同育人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从上述两方面，不断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校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建设智慧教室、智慧实验室、智慧图书馆等，为师生提供智能化的教学和学习环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进行学习数据分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和服务。

4.2.2. 建设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的资源共享载体

校地、校企、校校合作是整合校外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高校应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高校的合作，建设各类资源共享载体，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

可以加强建设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和校际之间合作的资源共享载体。高校应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校地协同育人联盟，整合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产业资源和社会资源，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支持。高校加强与企业合作，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实现校企资源的深度融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此外，高校之间也应加强合作，通过协同育人联盟，实现师资、课程、实验室、图书馆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提升高校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4.2.3. 构建供需对接精准、反馈及时的信息交互网络

精准的供需对接和及时的信息反馈是提高协同育人质量的重要保障。高校应构建覆盖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全方位信息交互网络，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和及时反馈。

首先，可以建立人才需求预测与发布机制。政府定期开展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调研，发布人才需求预测报告。高校应建立人才需求跟踪机制，及时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和人才需求变化，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其次，建设协同育人信息服务平台。整合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各方的信息资源，建立集人才需求发布、合作项目对接、实习就业信息、科研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最后，建立协同育人效果反馈机制。定期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职业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和对人才培养的意见建议。通过家长反馈，及时了解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还可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评价。借助多渠道的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协同育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优化协同育人工作。

4.3. 强化过程融合：打造贯通衔接的协同育人链条

强化过程融合，其本质在于提升育人生态中“近端过程”的质量。这意味着优化路径不能仅满足于结构上的衔接，更需深入到具体互动场景的设计中。要强化那些能够产生积极发展结果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确保其具备持续性、交互性和日益复杂的特征，从而将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及社会实践中松散

的活动，转化为驱动学生发展的有效引擎。

4.3.1. 推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衔接与内容互补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推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衔接与内容互补，是实现协同育人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制度层面，将第二课堂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一体化设计。高校应制定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明确第二课堂的学分要求和认定标准，将第二课堂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统筹考虑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安排，使二者在培养目标上保持一致，在教学内容上相互补充。在实践层面，推动第一课堂教学内容向第二课堂延伸和第二课堂资源向第一课堂转化。具体而言，教师应将第一课堂的教学内容与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布置实践性、研究性的作业和课题，引导学生在第二课堂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将第二课堂中形成的优秀实践成果、科研成果转化为第一课堂的教学内容，丰富第一课堂的教学资源。学校可聘请企业专家、行业精英、优秀校友等担任第二课堂指导教师，同时邀请他们走进第一课堂，为学生讲授行业前沿知识和实践经验。

4.3.2. 促进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三大核心任务。促进三者的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协同育人的核心目标。

在实践过程中，首先，需要将价值引领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全过程。高校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其次，构建多元协同育人工作格局。高校应将价值引领贯穿于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全体教职工都要承担起育人责任，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最后，还应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 and 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4.3.3. 建立人才培养过程与社会需求的动态反馈调适机制

人才培养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建立人才培养过程与社会需求的动态反馈调适机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具体而言，一方面，高校应建立常态化的社会需求调研机制，定期组织教师和管理人员深入企业、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等用人单位开展调研，了解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加强与行业协会的合作，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和人才需求信息。同时，定期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职业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和对人才培养的意见建议。另一方面，建立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社会需求调研结果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反馈，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及时将行业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融入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与行业发展保持同步。创新教学方法，推广项目式教学、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度。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5. 结语

本文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对高校协同育人机制进行了系统性审视。研究发现，高校协同育人是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资源信息持续流动、育人环境整体关联的有机生态系统，其健康运行有赖于结构秩序化、循环畅通化与功能整合化三个维度的协同达标。依据本文建立的操作化框架，结构秩序化

要求角色分工清晰度、制度保障完备性与网络联结密度达到基准水平；循环畅通化要求信息流通效率、资源转化比率与反馈回路完整性维持在有效区间；功能整合化要求过程衔接紧密度、目标融合一致度与需求匹配契合度实现有机统一。然而，当前高校协同育人实践在结构维度面临角色分工清晰度偏低、制度保障完备性不足与网络联结密度稀疏的问题，在循环维度遭遇信息流通效率低下、资源转化比率偏低与反馈回路完整性缺失的阻滞，在功能维度呈现过程衔接紧密度不足、目标融合一致度偏低与需求匹配契合度欠缺的碎片化倾向。针对上述失衡表征，提出从理顺主体关系、打通资源壁垒、强化过程融合三个维度推进育人生态系统的系统优化。未来，高校协同育人生态系统的构建应进一步关注数字化赋能所带来的生态要素重组，以及制度环境变迁对系统韧性的深层影响，在动态调适中实现育人生态的持续优化，从而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 布朗芬布伦纳. 人类发展生态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 [3] Rosa, E.M. and Tudge, J. (2013) Urie Bronfenbrenner's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ts Evolution from Ecology to Bioecology.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5, 243-258. <https://doi.org/10.1111/jftr.12022>
- [4] 陈时见. 高校协同育人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9(6): 56-63.
- [5] 王建华.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研究[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5.
- [6] 刘献君. 高等学校个性化教育探索[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 [7]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5/content_5511831.htm, 2026-05-21.
- [8] 郝炜. 系统观念视域下高校文化育人研究[J/OL]. 系统科学学报, 1-7. <https://link.cnki.net/urlid/14.1333.N.20260324.1358.004>, 2026-04-14.
- [9] 黄开来, 朱慧. 新时代高校后勤文化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关键要素与实践路径[J]. 高教论坛, 2026(2): 77-81+126.
- [10]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12/19/content_5248564.htm, 2026-05-21.
- [11]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 [12] 瞿振元, 张炜, 陈骏, 等.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笔谈)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12): 7-14.
- [13] 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生态圈的构建与实践探索[EB/OL]. 中国国情网. http://guoqing.china.com.cn/2024-12/13/content_117605371.htm?f=pad&a=true, 2024-12-13.
- [14] 章佳萍, 王林祥. 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大学生返乡创业教育共同体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4, 35(4): 252-256.
- [15] 韩静. 建设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立德树人体系[N]. 新华日报, 2025-09-12(11).
- [16] 冯刚.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评价的时代特征[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5): 67-71.
- [17] 边玉芳, 田微微. 新时代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 中国德育, 2025(5): 31-36.
- [18] 祝鸿平, 庞君芳. 协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J]. 现代教育管理, 2026(4): 14-26.
- [19] 张立刚. 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5, 43(8): 57-63.
- [20] 别敦荣. “双一流”建设与大学管理改革[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9): 1-6.
- [21] 李阳杰. 从“数字孤岛”迈向拓展型“数据生态”: 师范教育协同提质的数字化转型[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9): 26-31.
- [22] 汪国益, 阮李全. 职业院校治理数字化路径探析[J].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3, 32(5): 79-86.
- [23] 冉云芳, 陈松柏, 王倩. 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如何影响产教融合中的利益平衡——基于多主体演化博弈分析[J]. 教育研究, 2025, 46(9): 106-119.
- [24] 耿乐乐, 张萌.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产教融合: 困境与突破路径[J]. 重庆高教研究, 2025, 13(4): 47-58.
- [25]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2026-05-21.